



快刀不凡



快刀不凡

(上)

东方玉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快刀不凡

(下)

东方玉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快刀不凡

东方玉 著

*

武汉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

部 327×1092 1/32 印张21.375 插页2 字数457 052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 000

ISBN 7—5039—0253—1/I·160

定价：8.60元 (全书分上、下册)

十五

冲下山坡的“快刀”张不凡，心情上一紧一松，紧的是还真怕那个粘糊人的老和尚会追上来，所以他挥鞭疾驶，松的是他越赶，越是离黄梅镇近，当然黄梅镇与他张不凡没有关系，但黄梅镇上的柳如眉，却是道道地地他张不凡心上可人儿，所以只要一想到柳如眉，他就一切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所以，对于柳如眉那儿，对张不凡来说，那是他松弛神经，调剂身心的最理想地方。

当“快刀”张不凡纵马疾驰在去往黄梅镇的官道上时候，在远处，就在广善寺后面的一块大青石上，广济老和尚双手背扶，卓立在石面上，秃秃的光头上，飞疾有如九盏闪亮的星星，白眉长髯，鼓着一个大腮帮子，望着得意忘形，快马加鞭在远处官道上的张不凡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孙悟空永远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，你比孙悟空如何？”

当然，这时候的“快刀”张不凡以为，那个傻老蛋的老和尚，正在为他张不凡诵经祈福呢！

“快刀”张不凡一想到老和尚的那种逼人威势，心中还多少有些不自在，难道上天对我张不凡制造了这么一个剋星，专门来对付我？

于是，在这四下无人的官道上，“快刀”张不凡又露出他那慑人的目芒，心中在暗想，既然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自

己的尅星，为了以后行事，为了高枕无忧，早晚总得想个办法，除掉这个老秃驴，当然也包括那个哑巴老和尚。

望见了黄梅镇，当然也就快到了柳如眉的那间饭店。

“快刀”张不凡的笑意，又挂在脸上，因为，黄梅镇所有的人，都知道这位“除暴安良”的张大官人，是个笑脸迎人，笑口常开的侠义之士。

而张不凡就是不愿意这唯一的良好形象，被人看出来，当然，除了那个该死的广济老和尚之外。

“噼里啪啦”的马蹄声，才刚刚在柳如眉的饭店前停下来，就见柳如眉已笑着走出店来，她笑的比“快刀”张不凡还要开心，要实在，所以“快刀”张不凡一看到柳如眉的笑，还真的是一切烦恼都没有了之感。

坐在柳如眉的雅房中，张不凡吃着柳如眉亲自为他烹调的小菜，喝着柳如眉特意为他酿制的百花露，心中着实的舒畅不少，如果自己不是略施小计，说不准这时候还在那广善寺的内客房中，听那个自命清高的老和尚，说经讲道，阿弥陀佛！

“你不是去洞庭君山崔家堡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又回来了！”

“我本来早两个时辰已到了，却是听说广善寺前面，有唱梆子戏的，所以我折到那个山坡上听戏去了。”

当然，张不凡是不会把丑而又丢人的事，给抖出来的，不要说是不可一世的“快刀”张不凡了，就算是任何一个人，掩饰还唯恐不及呢，哪会把没有开的那壶提出来？

柳如眉一听说有庙会，立即笑道：“那一定很热闹，你可愿意陪我去广善寺上香？听说那儿的菩萨可灵着呢？”

“快刀”张不凡一听，立即笑道：“如眉，这件事你可得多体谅我，因为，我是个闲不住的大忙人，陪你去上香，那是一千个应该，可是误了我的大事，第一个难过的，就是你，所以上广善寺的这码子事，要等以后再说了。”

柳如眉小嘴一抿，笑道：“你怎么说都好，我不会逼着你陪我去的，如果我一个人去上香，那也是为你才去的，我会为你在菩萨面前许愿，要菩萨保佑你永远平安。”

当她“平安”两字，才刚刚说出口，就见“快刀”张不凡的左腕，有着点点红印，深陷在肉中，其中还有几粒红印，还有血迹。

一惊之下，柳如眉一把抓住“快刀”张不凡的左臂，顺手把“快刀”张不凡的衣袖拉上去。

细看之下，只见除了一把青锋短刃扣在手臂上外，就在这青锋短刃的前端不远处，左手腕上，绕圈一条血点痕迹，显然是被人所伤。

“是谁把你弄成这样，真好狠心呀！”

一面急急的返身，取出温水，刀伤药，白丝巾，外带一把剪刀。

“是那个唱梆子戏的‘万人迷’。”

“快刀”张不凡还真想大笑。

“一个唱戏的，能有那么大本事？我不信！”

“我也不信，可是我这伤，却千真万确因他而伤的。”

看着面前这个小女人，一面替自己裹伤，一面迷惘不解的表情，“快刀”张不凡还真有些过意不去。

于是，他又轻松地一笑，说：“我要不是顺路上坡顶去看‘万人迷’的‘三上轿’，娘的！我怎么会碰上一桩无来由

的倒楣事？所以说我这伤等于是‘万人迷’害的。”

“快刀”张不凡的腕伤，在柳如眉细心的上药包扎以后，算是轻了不少，至少“快刀”张不凡不会偶尔来个双眉紧皱，呲牙咧嘴了。

望着包扎好的手腕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站起身来，又低头看看小臂上捆绑的两把“子母青锋”短刃，斗然一闪身，短刃一闪而握入双手，一再退步，短刃入鞘，他的那种挥洒自如，潇洒飘逸的拔刀模样，如果不是为了杀人，还真的让人迷惑于他的身段是在舞蹈。

如果以杀人为谋生的手段，那么“快刀”张不凡就必须在他的“子母青锋”短刃上面，潜心磨练，而且随时都在研究他那神出鬼没的短刃，因此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经常会杀敌于无形，而当敌人在他面前倒下去的时候，他已经短刃入袖，而造成敌人死不瞑目的惨象。

如今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算是遇到了尅星，那个年逾八十的广济老和尚。

虽然，他在一开始与广济老和尚交手的时候，就那么一点点算是他“快刀”张不凡有生以来第一回“仁慈”，而造成他几乎断腕之痛，但他并不后悔，因为“快刀”张不凡也有他的想法，一个八十出头的老和尚，他又能够活多久，大不了见了，来个脚底板抹油，溜之乎也，再说那广济老和尚，三年才来广善寺一次，也许三年后，老秃驴早已物化归他心中的道山了。

“快刀”张不凡就在柳如眉的房中，不断的抽刀与蹄鞘，身形也不停的扭转，看的一旁的柳如眉直想笑。

但柳如眉却并不知道，“快刀”张不凡正在竭尽心

智，研究广济扭缠住他的手腕的那招他永远无法知道的“天索缚龙”，所以即使柳如眉笑出声来，他也似昏然不觉。

要知道武功一途，招式虽有名称，但变化却是无尽的，所谓临敌时的随机应变，占胜算的绝大部分往往都是在一招两式之间，分出胜负，试想两个挥刀劈砍的人，如果说杀砍了几个时辰，仍分不出胜负，那才是把人当驴蛋看，骗死人不偿命的说法。

而“快刀”张不凡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出刀讲究快捷，兼而神出鬼没，往往他已接近敌人三两尺内，而敌人尚不知其刀是来自何方，也因此，人称其为“快刀”。

快一个时辰过去了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的额角有了汗，而柳如眉的酒菜也端上了桌，却是张不凡仍然没有歇手的样子，他总觉得，当时与广济老和尚对搏的时候，左手有如泥鳅，应该可以滑入对方体中，却是广济的那条捻珠上，似是长有倒钩一般，使他一条左臂，力道尽失。

再说，自己是攻，而老和尚是守，如果一旦二人散开对搏，“快刀”张不凡实在一点把握也没有。

“快刀”张不凡也曾想到，自己一念之间，没有杀伤广济，可能是他对自己“不断腕”的回报，一还一报，谁也不吃亏，只是，折腾了半天，还是想不出破解之法，不由废然一叹，随口骂道：“老和尚！你活的够久了，快死吧！”

当然，“快刀”张不凡没能耐去杀了广济老和尚，他躲之还唯恐不及呢！只好咒骂一番，希望他早死。死了！他张不凡心中的疙瘩，才会化解于无形。

喝着柳如眉为他温的酒，挟着盘子里的可口而又香酥的菜饌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笑对柳如眉说：“一个人，不能老是

走大运，那会折寿的，就象一个人，从来不生病，可是一旦病起来，说不定就会要了老命，所以偶尔生个小病，说不准就能去除大病。”

仰起脖子，喝了一杯酒，又塞了一口葱爆牛肉，一面吃着，笑对柳如眉道：“我是个走大运的人，但是偶尔会走点霉运，就象我这左腕的伤，就是一场小霉运。”

一手托起柳如眉的下巴，含笑的双目，尽在柳如眉那细皮嫩肉，粉香扑鼻的小巧脸蛋上打转转，一面又道：“记得我曾对你说过，我是个虫，你知道虫的下场吗？”

“快刀”张不凡右手挟了一口烂黄鳝，却塞入柳如眉的小嘴里，这才把托柳如眉的左手放开，又笑道：“虫的下场，就是……”一面把左手放在桌面上，右手比个刀的样子，狠狠的往桌面上的左手一剁。

当然“快刀”张不凡不会狠剁自己的手掌，但却已把个柳如眉吓一大跳。

“既然知道这种下场，那你为何还不收山？”

“收山？哼！不容易啊！”

“难道一千上杀手，当上山大王，就非要干到底？”

“我张不凡的这张人皮不变，我就得一直的干下去。”

“如果你有收山之意，我柳如眉愿意陪你埋名深山大泽中，平平安安的度此一生。”

“有你这句话，就够我细嚼慢咽个十天半月的，只是咱们俩埋名深山隐居大泽这码子事，对我张不凡来说，那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，我不敢想，也不能想，因为，谁要是混到我这个局面，谁也不会，更无法摆脱的。”

于是，柳如眉低下了头，粉颈低垂，表示无奈，“快刀”

张不凡甚是过意不去，立即笑道：“咱们不谈这些烦人的事情；至少目前咱们还热乎乎的粘在一块儿。”

一面举起酒杯，笑道：“来，咱俩喝酒！”

于是，柳如眉温柔的笑啦，一面端起面前的酒杯，浅浅地喝了一口，问道：“离五月节已经没有几天了，你说带我上鸡公山，可是真的？”

“对别人，我不说真话，对你，我是不说假话的。”

一面端详了浅笑的柳如眉，又道：“此去鸡公山，也有个三四百里，你是喜欢坐轿呢？还是喜欢骑马？”

“坐轿闷的慌，这几天的天气又热，我看还是骑马，还可以沿路看看风景。”

“其实骑马会晒的，我怕把我张不凡的小娘子给晒黑了，我会心痛的。”

“那就随你，你叫我坐轿也好，骑马也好，就算是叫我走去，我都会一步步爬上鸡公山的。”

柳如眉的这番话，还真令“快刀”张不凡感动，这个心无城府的小女人，她怎么这么懂得男人的心！她这那里是在顺从男人？简直就是在充分的利用上天给予她女人的本质，在征服男人嘛！

于是，“快刀”张不凡一把把柳如眉搂在怀里，一手抚摸着柳如眉香香的秀发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因为，他张不凡有些哽咽，他也是个人，一个有感情的人，只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之后，他才把感情束之高阁；不要以为他不凡，那是在同敌人拚命的时候，才显得不凡，在折腾崔大胡子与王老十的时候，才显得不凡，如今，他在柳如眉半点不假的，真情流露的善解他张不凡之意下，他那被他

束在高阁上的真情，多少被柳如眉推落下来一些。

因此，“快刀”张不凡有些不能自己，什么禅语？什么感化？只有柳如眉的柔情，才让他的六神明灯眨亮。

这一夜，就象野狗钻进绵羊堆里一般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睡得十分甜，而柳如眉曾不止一次的替他把蹬掉的薄被，小心地为他盖上，就象一个牺牲睡眠的母亲一般，照顾着远方归来的游子。

当附近人家的公鸡初啼，而柳如眉荷花池里的两头大白鹅还没有开腔的时候，“快刀”张不凡一展身，坐了起来，还真把个刚刚入睡的柳如眉吓了一跳。

只见他坐在床上，手扳指头，嘴巴不停地嘟哝着：“今天初一，明天初二，后天……唉呀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柳如眉眯着睡眼问。

“怎么啦……”张不凡的那个“啦”字，拖得好长，一面指着柳如眉的鼻尖，说：“今天都五月初一啦，我还要赶着办一件大事，等这事一办完，就得赶上山寨，你想想看，这可不是十里八里地，说来说去立刻到的那么近便。”

一面，“快刀”张不凡披衣下地，推窗望望天，一边说：“赶到万寿山庄，如果快马加鞭，应该可以赶上吃王玲儿为我做的早点了。”

他似是觉着最后一句话有些多余，因为任何惹人不快的话都是多余的。

一念及此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立刻回头向床上的柳如眉望去，这一望，不由心里一酸，因为，柳如眉并未因这句张不凡“多余”的话，而表示出丝毫醋味，相反的，却有一股哀怨的味道，若隐若现的，表示在柳如眉楚楚动人的眼神中，

而那种哀怨的意味，绝难与醋味相提并论。

于是，“快刀”张不凡一时之间，立刻一个飞扑，抱紧了坐在床上的柳如眉。

而柳如眉抱得更紧，就怕失去张不凡一般。

“快刀”张不凡的衣裳，尚未扣上，肩头还露在外面，这时候他感觉肩头有些湿，他知道柳如眉在落泪。

“我说过，我不会计较的。”柳如眉显然在难过，说出的话有些颤抖。

“都是我不好，让你伤心。”张不凡这次真的说了真心话。

“我没有伤心，我只是觉得，时辰过的太快了。”

拍拍柳如眉的嫩肩，“快刀”张不凡说：“你忍几天，我去办完事，尽快来接你。”

扶正柳如眉的身子，“快刀”张不凡用衣袖擦拭着柳如眉脸上的泪痕，又道：“我也想通了，我还是亲自来接你的好，我那帮王八蛋，都是些粗手粗脚的莽汉，我不要他们接近你。”

“快刀”张不凡离开黄梅镇的时候，镇上除了几头野狗在咬架以外，还真是一个人影也看不见。

这样最好，官道上正好快马疾驰，因为，打从今天起，已没有一点空闲时间，叫他张不凡去穷折腾的了。

万寿山庄的这条路，如今对张不凡来说，闭着眼睛，他那匹“乌云盖天”，也会把他送到万寿山庄的大红墙中间那座大拱门，甚至还会把他张不凡送进大拱门内，直到那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大厅前的高台阶下面。

也真应了“快刀”张不凡对柳如眉说的，赶上到万寿山

庄吃王玲儿为他做的早点。

早点虽不是王玲儿做的，可也是她吩咐下人们特别为“快刀”张不凡做的几样张不凡平时喜欢吃的。

江米清粥、什锦烧包，外面还有一层芝麻包子，分两种，一种甜的，包的是冰糖枣泥煨核桃仁，外加青红丝，咸的却是虾黄嫩肉拌鱼翅，吃起来全都是香脆可口，只是王玲儿不象柳如眉那样，偶尔会挟起一个包子，送入张不凡的嘴里，让张不凡全身舒畅，而王玲儿，只是含笑坐在张不凡的对面，一语不发，完全是一种大家闺秀的模样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而让张不凡偶尔也会起一点反感与不快，只是他的这种不快，却被他的微笑，给严密的隐藏起来，所以王玲儿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。

“快刀”张不凡边吃边问道：“岳父大人这几天都在忙些什么？”

“招兵买马，准备大干一场！”

“招了些什么人马？”

“听说新聘了两个从海上来的高手，他们不但水中功夫厉害，就算是陆上打斗，也是一流的高手。”

“喔！这下可好，那帮红毛子余孽，可有得苦头吃了。”

王玲儿苦笑道：“我看别人没有吃什么苦头，咱们倒是已经尝足了苦头。”

“你知道那两个人叫什么？”

“听说一个叫曹干，另一个叫水戈，两个人的长相，还真象两个淹死多时的水鬼，我实在不敢多看。”王玲儿一面还用两只葱一般的手指，捂向两眼。

“快张”张不凡哈哈一笑，抹抹嘴巴，站起身来。

适时的，王玲儿站起来，走近“快刀”张不凡，轻轻地把身子靠向张不凡那粗壮的胸前。

于是，“快刀”张不凡一把把个王玲儿搂住。

但他心里却有着怪怪的味道，因为与他搂住柳如眉，有着太大的差别。

搂着柳如眉，就好象太监搂着宫女，顺理成章，而搂住王玲儿，还真有些象太监搂的皇妃，就怕惹火了皇妃，会遭杀头一般的大不自在。

当然，这是“快刀”张不凡心中有鬼，才有这种感觉，即使他张不凡不与神鬼打交道，却也无法去除心中这分歉然之感。

“岳父大人也该起来了吧！他老的军情大事，我可是不敢有一丝的耽误。”

张不凡搂着娇柔的王玲儿，心猿意马，有些冲动，但他总不能大白天的也来个黑白不分，所以他尽量往那件他设计的大事上去想。

“爹还没有起来，你何不躺下来先歇一会儿？”

王玲儿自觉已体贴到家了。

“快刀”张不凡心中却在想，我这一歇一准会变成一泄，现在哪有那种兴头。

一念及此，“快刀”张不凡把怀里的王玲儿头往上一抬，先是用鼻尖，在王玲儿脸蛋上一阵揉蹭，唔唔啊啊的说：“玲儿！这一回我可是三对六面，大家敞明了，一心一意的合作，双方人马，出动日期，我都给岳父大人带回来了，只等这件事办完，咱们一道回鸡公山去，有道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已是我张不凡的人了，总不能在你这舒适

的娘家住一辈子，让人家说我张不凡连个老婆都养不起。”

王玲儿低垂双目，承受着“快刀”实张不凡的爱抚，口中偶尔发出低低地哼声。

就听“快刀”张不凡又道：“以后你跟着我张不凡，我张不凡总将会把你这张小肚皮填饱，就算是要饭，由我张不凡伸手要，要到一个馒头，你全吃，要到两个馒头，我只吃半个，你说我这个做丈夫的，还算体贴吧！”

两句话，还真把王玲儿逗笑啦！

于是，“快刀”张不凡这才又说：“我这就去见岳父大人，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？”

王玲儿点点头，拖住张不凡的左手，但她陡然一惊，急忙拉开张不凡的左手小臂长袖，于是，张不凡的腕伤露了出来。

“你受伤了？”

“皮肉之伤。”

“怎么弄的？”

“一个干杀手的伤，你想还会怎么弄的。”

“那这个人一定很厉害了？”

“他没有占到我的便宜。”

“你知道是谁杀你的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杀了一个多时辰，你想我会糊涂到对方是谁都不知道？”

“那你告诉我，他们是谁？”

“当然是那批红毛子的余孽呀！”

王玲儿对于“快刀”张不凡的这种“应景”谎言，还真的信以为真，不由得捂住嘴巴，一惊而叫。

却是“快刀”张不凡极为轻松的拉着王玲儿，往王老十的睡房走去。

二人尚自走了一半的路，就在长廊上，碰到了“穿燕云”王老十，在他的后面，还跟着那个已被王老十提升为总管的成子九。

“爹！”王玲儿老远就喊起来。

“岳父大人你也起来了！”

“听成总管说，你来啦？我再也睡不着觉了！”

“岳父大人的伤势……”

“算是好了。”

一面一招手，又道：“咱们还是大厅上去谈吧！”

于是，一行四人，在王老十的领导下，一齐走入大厅中，王老十又坐在他那张高大的紫檀木太师椅上。

望望“快刀”张不凡，王老十一笑，说：“你大概也吃过早点了吧！”

“是玲儿为小婿做的，可好吃着呢！”

王玲儿掩口笑，那模样叫“快刀”张不凡想起了黄梅镇上的柳如眉。

“你这趟去崔家堡，可有什么对方的反应带回来？”

“快刀”张不凡一声长叹，说：“大概那船红毛子沉在十二道弯的一船金砖，不太吉利，就连小婿也惹上了一身骚。”

看着王老十吃惊的样子，“快刀”张不凡又是一声无奈的说：“先说我看着了崔大胡子以后，那老小子也是哼哼咳咳的躺在床上，敢情受的伤还真不轻，不过也真是巧，崔家堡，也只是逃出他一个人，可是他损失的黄金，要比岳父大